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十七章

翌朝，天色晴朗，惟氣候遽寒，蓋冬深矣。余母晨起，即部署廚娘，出饌飪，又陳備飲食之需。既而齊聚膳廳中，歡聲騰徹。余始知姊氏今日歸去。靜子此際作魏代曉霞妝，餘髮散垂右肩，束以綉帶，迴絕時世之裝，腴腆與余為禮，益增其冷豔也。余既近爐聯坐，中心滋耿耿，以昨夕款語海邊之時，余未以實對彼姝故耳。已而姊氏辭行，余見靜子拖百褶長裙，手攜余妹送姊氏出門。余步跟其後，行至甬道中，余母在旁，命余亦隨送阿姊。靜子聞命，欣然即轉身為余上冠杖。余曰：「謹謝阿姊，待我周浹。」

余等齊行，送至驛上，展輦車發，遂與余姊別。歸途惟靜子及余兄妹三人而已。

靜子緩緩移步，遠遠見農人治田事，因出其纖指示余，順口吟曰：「『彩菱辛苦廢犁鋤，血指流丹鬼質枯。無力買田聊種水，近來湖面亦收租。』」三郎，此非范石湖之詩歟？在宋已然，無怪吾國今日賦稅之繁且重，吾為村人生無限悲感耳。」

靜子言畢，微喟，須臾忽絳其頰，盼余問曰：「三郎得毋勞頓？日來身心，亦無患耶？吾晨朝聞阿母傳言，來周過已，更三日，當挈令妹及余歸箱根。未審於時三郎可肯重塵游履否？」

余聞言，萬念起落，不即答，轉視靜子，匿面於綾傘流蘇之下，引慧目迎余，為狀似甚羞澀。余曰：「如阿娘行，吾必隨叩尊府。」

余言已，復回顧靜子眉端隱約見愁態。轉瞬，靜子果蘊淚於眶，嚶然而呻曰：「吾晨來在膳廳中，見三郎胡乃作戚感容？得毋玉體違和？敢希見告耳。苟吾三郎有何傷感，亦不妨掬心相示，幸毋見外也。」

余默默弗答。靜子復微微言曰：「君其怒我乎？胡靳吾請？」余停履抗聲答曰：「心偶不適，亦自不識所以然。勞阿姊詢及，慚惕何可言？萬望阿姊饒我。」

余且行且思，赫然有觸於心，弗可自持，因失聲呼曰：

「吁！吾滋愧悔於中，無解脫時矣！」

余此時淚隨聲下。靜子雖聞余言，殆未見窺余命意所在，默不一語。繼而容光慘悴，就胸次出丹霞之巾，授余搵淚，慰藉良殷，至於紅淚沾襟。余暗驚曰：「吾兩人如此，非壽徵也！」

旁午，始蒞家庭，靜子與余都弗進膳。